

【文学研究】

都市景观与都市文学:当代都市文化的二元想象

谷鹏飞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都市景观与都市文学在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演变中日益跃升为当代都市文化的两大基本形式,并在深层制约着当代都市文化的发展走向,成为体现当代都市精神的二元文化想象。然而由于现代资本及其科层体制的影响,都市景观与都市文学在发展中又面临着诸多困境乃至异化现象。如何调校这种悖论,使其更有利都市文化的发展,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都市文化课题。

关键词:都市文化;都市景观;都市文学;文化想象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0)02-0055-05

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和都市文化出现于19世纪的巴黎和伦敦,其以大街区、走廊、广场等都市景观的建设为物质硬件,以都市文学、都市艺术和都市生活方式等文化精神形态的形成成为软件标志。大都市和都市文化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件重大社会—文化事件,它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赋予了人们新的感知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全新变革,成为能够衡量并反映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的标尺。本文拟以都市文化的两大基本表现形式——都市景观和都市文学为视角,分析处身于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领域中的都市景观与都市文学的诸多外在表现症候,揭示其在现代资本及其科层体制下呈现出的复杂性和二元困境,以此为当代都市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一、都市景观:社会现代性领域中的都市文化想象

作为都市文化的物质载体,都市景观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发展的自然衍生物。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需要寻找形象代言人以宣示资本主义及其内在精神^①。都市景观因其外观形象的显豁性——区隔前现代与现代文化——而天然正当地承担了这一职责,并在此后衍化为资产阶级进化主义人文历史观的符号载体。

作为一个现代城市学术语,都市景观并不单指都市的建筑或风景,而毋宁是指当代都市在发展中所崭露出的一种全新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既与都市的自然发展有关——都市景观的诞生意在保持人类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开放关系、弥补都市化过

收稿日期:2009-09-08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基金项目:“西安都市文化研究”(08JK15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谷鹏飞,男,陕西榆林人,博士,从事美学理论、文艺批评与文化哲学研究。

①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城市实际上是合二而一的。”参见布罗代尔:《西方城市的特点》,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一卷,第30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而马克斯·韦伯的城市社会学研究也表明,“现代城市是国内(或国际)金融家、大银行的所在地。”参见韦伯:《城市的概念》,载《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一卷,第308页。

程中人与自然的过分疏离(尽管这种疏离曾经是人类获得自由的前提条件),更与资本及其文化的转型——由区域资本至全球资本、由前现代文化至现代与后现代文化——密切相关。所以,“都市景观”概念隐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暗示了人对自身生存空间和现代文明的理解,演化成为一种介于物质空间与美学形象之间的象征符号,成为能够体现都市社会活动和区域文化生活的形象载体。

都市景观的生存基础是都市空间,都市空间为都市景观提供想象资源,而都市景观则是都市空间的拟人或拟物形态。从都市发展史的角度看,都市景观的诞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世界历史观念与地域空间观念的转变,空间问题成了与时间问题同样重要的知识社会学资源,并格外受到现代资本及其科层体制的关注。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空间是现代人文主体性建立的先验或经验源泉,而且更由于现代资本及其运作体制需要空间作为其想象的飞地。都市空间的这种对资本及其科层体制的高度依赖使其天然地成为了都市景观的建构平台,后者同样拥有与资本的复杂关系。

都市空间的本质在于公共性。都市空间作为都市景观的物质基础,理应担当起都市公共领域公共精神建构的职责。同时,作为一种都市文化理想,都市空间所承载的公共精神与都市民众的生活经验与生存感受密切相关。此一问题后来成了波德莱尔、本雅明、齐美尔等人都市文化学所审理的核心命题。波氏等人在阐述大都市及都市景观的同时,无意间开创了都市文化学研究的全新范式,那就是,将都市文化视为一门不同于传统社会学的全新人文学学科予以研究。顺此思路,都市景观与都市空间的研究自然也成了一个文学的命题。此一命题后经由多个城市文化研究学派的强化渗透而拓展为如下问题:第一,汽车如何变成了人的一个身体器官?快速交通工具(地铁、城铁、高架铁路、飞机)的大量使用如何改变了人的时空感知?第二,海量超市、大型购物广场怎样构造一个封闭的自我空间,并让人完全迷失在其中的梦幻世界?第三,咖啡厅、茶馆、酒吧怎样在一个陌生人群中将区隔出城市的不同阶层,而又试图通过报纸、电台等媒体将新的共同体聚集起来?第四,城中漫步可以体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吗……这些问题的共同点在于都注重从都市生活和观感体验层面,思考特定时空下人们的生存经验与审美感受,探索都市如何改变人们的生存经验、生活方式、审美取向乃至精神理念,因而奠定了都市文化

学的人文学研究基础,成为此后都市文化理论与实践的主要源泉。

基于都市空间之上的都市景观锻造了人的新的生存经验,人们感受着新的生存经验。人和都市交流经验,既会改变都市,也会改变人本身。然而,作为都市景观物质基础的都市公共空间,在现代资本及其科层体制下却又极易出现异化现象。这是因为,作为现代资本生产关系的一环,都市空间与都市景观的生产同时也是资本及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然而,无论是资本国家还是生产体制,都无法掌控这个由其自身生产的魔力怪兽——由于城市生产力的增长和知识对当代物质生产的直接介入,城市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后者代替传统经济学领域中生产与消费要素而成为一个可以涵括资本社会关系的重要范畴。不仅如此,资本空间的放任直接导致“空间的爆炸”效应,从而使城市空间的增长在多个领域表现为混乱、差异和充满矛盾的过程。^{[1](P26-28)}

事实也是,现代都市文化在建设习惯于利用超大街区开发、专门化的文化娱乐与产业园区规划、城市豪景住宅区规划建设、购物广场与办公大楼周围的地景设计等空间生产,以确保城市中产阶级在生活、工作的过程中不与社会底层交流互动。然而吊诡的是,都市的发展与进步又必须以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与付出为代价,这些人员虽处于都市的最底层,却是都市发展建设的直接见证人。而以都市娱乐为旨趣的大众商业媒体,热衷于报道底层民众的诸种不良习气(横穿马路、乱扔垃圾乃至小偷小摸等),漠视思考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社会根源;对富人文明、卫生、礼貌的潜在赞扬,在客观上又强化了本已区隔很深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距离。不仅如此,遍布全城的监视器,层层防护设施,壁垒分明的都市空间,原本反映的是人类前文明时代对他者的一种本能式恐惧,却与现代社会开放、多元、包容的精神格格不入;公民稍许自由的获得以极大程度上的限制自由为代价。加上政府“守夜人”角色的缺失所造成的都市公共空间的专属化、私有化现象,这一切都会增加社会区隔,减少不同阶层之间的互动了解,影响公民社会公共交往的自由,甚至埋下偏见、仇视的种子。而建构市民社会所需要的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和公民主体性,则在貌似轰轰烈烈的都市文化发展中悄然流失。

从都市美学的角度看,都市空间异化的典型形

态是都市景观。基于现代生产条件之上的都市社会,以其鲜明、独特的符号景观对人的观感经验造成巨大冲击,从而区别于乡土社会及其田园牧歌式风光。都市与景观的密切关系在于,都市是由现行生产的景观符号组成,而景观同时也是都市生产的最终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景观并不是形象的集合,而是由形象从中斡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2](P25)}“景观关系那种拜物教似的纯粹客观的外表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它们是人与人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2](P28)}透过景观形象化外观的背后,是景观的真正抽象性存在方式:现代社会的一切具体劳动和普遍性生产,均须抽象并简化为由景观来表达。所以,“景观不能被理解成对视觉世界的滥用或是形象的大众传播技术的产物,它是一种已变得真实而且被转换成物质的世界观。”^{[2](P25)}而且,受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都市文化弥漫着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气息,它把现在的时间无限拉直,使其没有了过去,未来也变幻不定,拼贴、无历史感、去中心化、平面模式、普遍主义与均质化操作,成了当代都市景观的典型特征。无怪乎当代法国哲学家盖伊·德波(Guy Debord)直言:当代社会已经进入“景观社会”。德波列举了“景观社会”的诸多症候并表达了自己对这一现象的隐忧:(1)世界转化为形象,就是把人的主动的创造性的活动转化为被动的行为;(2)在景观社会中,视觉具有优先性和至上性,它压倒其他观感,现代人完全成了观者;(3)景观避开了人的活动而转向景象的观看,从根本上说,景观就是独裁和暴力,它不允许对话;(4)景观的表征是自律的自足的,它不断扩大自身,复制自身。^{[3](P61)}

都市景观异化的深层根源在于人之生存统一性的丧失。现代都市社会与都市文化所呈现的都市景观,已经使人们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生活及人之价值已经从前现代的重“存在”(being)和“拥有”(having),转化为现代的重“显现”(appearing)。^{[2](P27)}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的价值,以景观“显现”的多寡而判分。景观在其中起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区隔”作用。所以,尽管景观的优美化外观曾经引起了最初的神圣注视,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景观从一开始就善于包裹自己藉以生存的现代生产秩序及其科层化体制,善于为都市化的现代、流行生活方式辩护,而视前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为落后、过时而予以抛弃。从这个意义上,景观的异化也可以说是对源起于古代社会等级分层制的当代式

变相再现,它以专业化的形式为现代生产及一切权力等级代言,并帮助现存秩序实现关于自身的连续话语。诚如盖伊·德波所指出,“现代景观表达社会能做什么,但是在这种表达中,‘被允许’(permitted)的与‘可能的’(possible)截然对立。”^{[2](P28)}事实也是,都市景观作为公共空间的想象符号,理论上悬设全体社群民众的普遍参与,但诸如美术馆、画廊、歌剧院等公共领域,由于多种“区隔”因素往往将普通民众挡在门外(具有国家或民族神圣象征和等级符号意义的公共空间更被排除在外),成了满足少数群体特殊爱好的私人领域。现代都市原本泾渭分明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遂演变为一种暧昧模糊的复杂关系。那么,如何防范这种都市公共领域的私有化?都市美学堪为一种可行思路。都市美学作为一种以研究都市物质存在与人之生存感受关系的经验性学科,并非是习惯意义上的关于都市的一种乌托邦审美想象,而是具有阿伦特与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媒介沟通职能,它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和人文主义的理念,关注底层大众及社群公共生活,讨论都市文化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并形成共识,保证自己履行都市文化发展中的程序正义、公共监督和知识批判职能,使都市民众摆脱“看”与“被看”的权力认知关系,跃升为一种“互看”的现代人文主体间性关系。

二、都市文学:文化现代性领域中的都市文化共同体想象

比起都市景观主要受制于社会现代性的影响,都市文学的出现更主要地是与文化现代性相关联。都市及都市文化的出现,打乱了传统社会民众固有的生活节奏,割断了人与自然的天然亲缘,意味着农业文明在某时某地的断裂。否弃乡土社会及其生存方式的都市及都市文化,遂成为现代性的一个载体,甚至就是现代性本身。“‘现代性’作为心性及其结构概念,是关于现代人自身的属性”,“现代人在对象中所辨识出的‘现代性’,归根到底并非自然客体的固有属性”,“而是人自身现代性心性结构的对象化”,“是基于我们主体一方理性、秩序、快节奏等‘现代性’文化心理习性模式(结构)所产生的审美共鸣”。^{[4](P22)}比起都市景观来,都市文学是都市文化的虚拟想象。它一反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步主义主题,将描述的视角格外置于都市化到来之后生存于期间的人之生活方式、生存感受、现实经验、文化习惯、心理结构等的变迁,关注都市与乡村的现代性

关联,思考都市的发展对于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批判等问题。所以,都市文学与都市景观在表现都市精神上常常出现一种现代性的悖谬性特征:都市景观以表现现代性之理性、进步和全球性等宏大叙事为鹄的,而都市文学则常常带有一种传统、复古、怀乡等田园牧歌式的前现代特征。中国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裂变遂通过都市文学与都市景观的二元张力而直接呈露出来。

从文化现代性的角度看,都市文学是以审美形象的形式所展现出来的社群想象。这种想象既有前现代文化乡村牧歌式的怀旧主题,亦有现代主义精英文化的气息,还有后现代主义原子式个体的拼贴特色,因而在总体上可以代表处于现代性时空域中的都市市民之生活图像、文化愿望、审美旨趣与精神理想,并具有如下特征:第一,虚拟性。都市文学是对都市市民现实或理想生活的仿真式再现;第二,理想性。都市文学是对都市市民(公民)社会美好生活的一种期许。而中国都市文学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它并不展现现代性的崇高、进步与历史意义,而更多地展现的是一种在文化现代性突然来临之际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不适应、迷茫乃至堕落。后者不是现代性本身催生出来的,而是生活于其中的人的一种有意选择,是作家厕身于前现代的道德伦理情境中,惯于用乡土社会田园牧歌式前现代观念审量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而对乡土社会在文化现代性的冲击性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的现实乏力诊断。中国都市文学的这种特殊述写方式使得任何简单套用西方都市文学话语来剖析中国都市文学的做法无不显得捉襟见肘,惟有还原其具体生发语境,分析同处于一个时空共同体中的中国都市文学所具有的混杂性特征,厘清中国都市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都市意象、现代主义都市意象以及后现代主义都市意象如何通过一个特定的文学场景而展现出来,其中的区别又何在?它们蕴含着何种文学主题?惟如此,中国都市文学的特色和真正价值才会显露出来。举例来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中国都市文学都有些离经叛道,都呈现出一种“颓废”的主题,但二者区别明显。现代主义都市文学的“颓废”主题本质上是一种精英式的消极避让,是精英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社会文化的大变革一时的不适应、不理解乃至消极对抗;后现代主义都市文学的“颓废”主题则本质上是一种平民式的集体狂欢,它源于世界后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乃至民众追逐世界潮流,解构主流话语,放弃崇高追求,渴慕多元与包容全球化潮

流;前者反映的是作家的消极与无奈,后者则是有意为之。

作为文化现代性的一种符号载体,都市文学的出现有其积极的文化建设作用。西方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曾经指出,现代市民社会的建立有赖于公共领域的形成,公共领域的形成有赖于报纸、小说等印刷媒体的发达。后者之所以有如此功用,就在于其可以通过多种叙事缔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此共同体因其聚拢了民众共同的时空想象而使其仿佛置身于一个共同的时空体中,享有共同的日常生活。中国都市文学的现代性意义也在于此:它以文学形象、意象的形式展现了中国都市文化的整个现代性进程。换句话说,中国都市文化现代性进程当中的每一历史阶段均可与都市文学中的特定都市意象关联起来。这是中国都市文学植根于生活、发掘文化底蕴的表现,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文化现代性在特定时空里的缓慢转型与复杂状态——现代性的时空观念因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畸变:现代性的时间历史观念一往无前,而现代性所要求的公共空间却迟迟不能到来。中国都市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代性的共同体想象,有助于促成特定区域乃至民族国家公共领域、公共生活与公共伦理、社群想象的现代性连接,促使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早日成熟。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早期的都市文学如《废都》,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以文学想象的方式,完整地缔造了20世纪末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现代性所要求的公共时空体与处身都市的“城里人”想象时空体的背反,由此揭示出中国都市现代性进程和市民社会形成的特殊困难。而晚近中国都市文学如《金石记》,却流露了一种反现代性的本质,那就是,它不是以一种文学想象的方式塑造当代都市文化发展所要求的当代时空共同体,而是以背反的方式不断回到前现代的时空共同体,悬历史的辉煌为未来的鹄的,一种现代性的进步历史观遭到质疑。虽然我们不能苛求作者开出现代社会发展的药方来,但也说明作者无力述写能够体现当代都市文化发展趋向的都市文学来。欧洲18世纪以来都市文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叙述的时空模式恰好符合了当时市民社会、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行为生活模式,成为此后欧洲都市社会发展和市民生活的精神寓所。

由此看来,当中国都市文学的精英作家秉承中国传统文学的“文以载道”精神来塑造一种都市意象的启蒙式大叙事时,很可能会超出读者的“期待

视野”而使其共同体愿望落空。由此也预示着,处于都市文化现代性进程当中的作家,既要承担起精英主义个体偶在的角色,又要与庸庸大众的群体常在打成一片,以一种“同情”的交互主体性姿态完成自己所祈望的现代性启蒙的艰难任务。这两个问题的互为奥援成了任何一种都市文化在思考文化现代性问题时必须解决的难题,由此也预示了中国都市文化叙事的一个艰难使命:如何重新调校都市文化的区域性、民族性与全球性、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使其更有利于都市和都市人的生存发展?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说都市文化实践与都市文化研究至今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参考文献:

- [1]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 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 [M] // 薛毅. 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 第 3 卷.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2] 盖伊·德波. 完美化的分离 [M] // 汪民安, 等. 城市文化读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3] 盖伊·德波. 景象社会 [M] // 文化研究: 第 3 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 [4] 尤西林. 人文科学导论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赵 琴]

Urban landscape and urban literature the dual imagination of contemporary urban culture

GU Peng-fei

(School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Urban landscape and urban literature have been increasingly upgrading two fundamental modes of contemporary urban culture i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modernity and the cultural modernity,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ntemporary urban culture and reflecting the dual cultural imagination of contemporary urban spirit.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capital and its hierarchical structure, urban landscape and urban literature are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and even slumping the dissimulation phenomenon in the development. How to adjust this paradox so that urban culture can gain favorable development is an urban cultural issue worthy of study.

Key words Urban Culture; Urban Landscape; Urban Literature; Cultural Imagination

西北大学“汉唐文化与陕西文学发展研究中心”获准立项

日前,陕西省教育厅发文(陕教研办[2009]18号)公布了第三批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立项建设名单,西北大学“汉唐文化与陕西文学发展研究中心”获准立项建设,建设期限为两年。这标志着我校又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被纳入“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予以重点建设。

“汉唐文化与陕西文学发展研究中心”由我校文学院李浩教授主持,该基地主要围绕秦汉文学与文化、唐宋文学与文化、陕西文学的传承及发展等三个子方向开展研究工作。基地的建设目标是力争通过五年左右的时间,将其建成西部一流、国内知名的汉唐文学与当代陕西文学研究中心,以此为依托,将唐代文学、现当代陕西文学与文艺学建成国内知名学科,全面提升中文学科研究水平;同时通过发挥区域文化优势和地域研究便利,通过主办《唐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年刊》、协办《小说评论》、主编“西北大学语言文学丛刊”,召开高端学术会议,承担国家和地方文化社会发展课题,力争使本基地在未来成为研究周秦汉唐文学和陕西当代文学的一流平台。

(薛 辑)